



上篇

继承祖宗衣钵

张道陵的八世祖张良，其衣冠冢的石板上的刻字，隐含着张良求祖师老子垂顾世孙之意。老子神龙一现，在张道陵家闭关七天，为张道陵传授以至柔达到至坚的道家心法。张道陵十二岁进山修行，在祖墓发现了张良遗著《九天秘笈精义》，一夜间便领悟了天机道、人间道和地脉道三大奇学，怀着拯救苍生的宏愿，寻找天下八十年巨变的顺应天机之人。

神龙一现

第一回

据《天异录》记载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汇聚于某一星区，则天下事必然剧变动荡，是为五星连珠、星移斗转、天机演行异象。

从公元前 11 世纪到明嘉靖年间，历 2800 余年，共出现了八次五星汇聚的异象。

第一次在公元前 11 世纪，五星聚于房宿，这是周将伐殷之兆。

第二次于公元前 651 年，五星聚于箕宿，此乃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之兆。

第三次现于公元前 206 年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东井即秦地，主汉王刘邦入秦以取天下之象。

第四次于公元 715 年，五星聚于箕、尾两宿，主一庆一殃之兆，所谓有德则庆，无德则殃。此兆应验于玄宗身上，唐玄宗继位后励精图治，天下升平，但后来唐玄宗沉于享乐，任用奸相，宠幸杨贵妃，遂招致残害苍生的“安史之乱”。

第五次于公元 940 年，五星聚会于昂、毕二宿，乃宋太祖赵匡胤克灭五代六国大乱，建立大宋皇朝之兆。

第六次现于公元 967 年，五星聚于奎宿，主宋朝兴盛之兆。

第七次现于公元 1350 年间，五星同样聚于奎宿，主明兴元灭之兆。

第八次于公元 1523 年出现，五星聚于室宿，主明朝行将大乱之兆，不久便有宁王朱宸濠起兵叛反事发生，从此明朝一蹶不振。

天象异变，与人间祸福兴亡上下相应，玄妙之极。

不但如此，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，亦详细记载了汉代兴亡之天兆。

司马迁的《汉代记事》道：“汉之兴，五星聚于东井。平城之围（匈奴大军于平城围困刘邦），月晕参，毕七重。诸吕作乱（吕后等乱国），日食，书晦；吴楚七国叛逆，彗星数丈，天狗遇梁野……。此乃葦葦大者，至若委曲小度，

不可胜数。”

而在《后汉书》中，更详细记载了两汉末年王莽之乱。“王莽地皇三年，有孛星（即彗星、扫帚星）于张南，行五日不见。孛星者，恶气所生，为乱兵。张为周地，星孛于张东南行，即翼轸之分。翼轸为楚，是周楚地将有兵乱。后一年正月，光武（光武帝刘秀）起兵于舂陵。”

舂陵即今湖北枣阳之南，属周朝的楚地，刘秀于舂陵起兵反王莽的新朝，最后建东汉皇朝。汉光武帝刘秀自称“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”以及他所崇尚的“无为之治”，终令汉朝出现“天下安平，百姓殷富”的局面，也令汉朝再延续了接近二百年的统治。

到公元150年，汉桓帝即位，外戚与宦官的残酷火并，终引发天下大乱，东汉皇朝已岌岌可危了！

就在汉桓帝刘志，十四岁登皇帝位，朝政由梁太后临朝执掌这一年的二月，百花盛放、春光明媚的时节，一位离合于混沌之气，三光终始，观天作识，降升斗星，与时生息，随因九变，又身高九尺，长目长耳额广口方唇厚，口中有四十八只牙齿的黄色长眉老人，骑着一匹模样老迈却健步如飞的青牛，忽地抵达禹王峰山脚（今江西省湖口县境内）处。

黄色长眉老人，长眉忽地一扬，向禹王峰上飘拂晃荡。他随即伸手一拍青牛的脖子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老牛呵老牛！你只管牛步生云，载老子我上此峰巅去吧！”老人话音未落，青牛四蹄忽地腾空，犹如有云托着四条牛脚，稳稳当当，却轻如云烟地直向禹王峰之巅峰飘去。

黄色长眉老人，是如假包换的“老子”，他的本名便是老子李耳。此时他忽然于禹王峰山上出现，也不知他来自何处，向何处去，更不知他所历的日月乾坤沉浮有多少遍，他的年纪到底有多大。

青牛载着老子李耳，飘飘然地上了禹王峰山巅。禹王峰山下便即三万六千顷的鄱阳湖，湖中大小岛屿七十二座，号称七十二峰，如龟似马像虎犹龙，千姿百态，瑰丽清奇。山外有山，湖中有湖，山脉连绵，壮丽非凡。

老子李耳目睹此天地奇景，他那空灵的心境亦不由为之一动，喃喃地唱道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有真，其中有信。……到底向老子我传何信息？”

老子李耳目睹此天地奇景，心中一动，便知天地向他传知一个异常的讯

息了。但这是什么讯息？老子李耳一时间竟亦沉吟不定。

他骑着青牛，绕禹王峰走了一匝，禹王峰四周的三大奇洞，便立即留下这位道家老祖宗的踪迹了。

位于禹王峰山麓处，有一个令老子李耳亦叹为“天下第一奇洞”的地方。洞长宽达三百多丈，洞中有洞，洞内套洞，大洞包小洞，一洞复一洞，大小洞穴达七十二个，恰恰等如太湖中岛峰的数目。小者仅可容三数人，大者竟可供五千人的汇聚！

老子李耳目睹此奇景洞天，不由叹道：“大洞小洞，千姿万态，天地奇观，深邃幽奥！……咦？这岂非吾道中，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注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的玄机么？”

老子李耳一拍青牛颈背，青牛跃出洞外，不待老子吩咐，呼地一下，即向洞的左面奔去，快如闪电。

左面原来是另一座与禹王峰并峙的山峰，形如巨牛，卧于天地之中。老子一见，心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喃喃道：“青牛呵青牛，物以类聚，原来你亦发现同类而趋之若鹜！”

在形如巨牛的山峰南麓，但见一座巨形奇洞突现于老子眼前。洞中有五座巨形大石厅，石厅中满布石钟乳、石笋、石花、石柱、石幔，上面奇光闪烁，犹如天宫幻景。

老子任由青牛于洞中四处奔走，忽然，前面现出一座高达十丈，宽二丈，厚一丈的巨大石幔，其色雪白，犹如天外飞瀑，奇景瑰丽之极。

老子暗道：“峰如屏，洞如腹，腹中有石如幢如旗，好一处仙家之地！”

老子心念未已，青牛又呼地一转，跃出石洞，石洞的右面十里外，原来又耸着另一座奇峰。只见峰如一个巨形田螺，屈曲盘旋，扶摇直上。

青牛似知老子心意，不待主人吩咐，即四蹄腾空，向那螺形峰掠去。

青牛载着老子，跃上螺形峰。原来峰顶之石，露出一个石洞的入口，洞如螺壳，洞内温暖如春。更为奇特的是，螺洞的下面，又有另一长洞，洞中有飞瀑流水，直泄悬崖，气势奇伟。瀑布洞之下，又有一个水洞，洞中长达五十丈，辗转曲折，水一相通，两岸钟乳石奇形怪状，如马如象，似狮似虎，千奇百怪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老子李耳，眨眼之间，已遍历禹王峰三大奇洞，心中已有所断。暗道如

此奇瑰仙家之地，岂无潜龙结脉之处？倒要仔细审察，不然失之交臂，岂非徒子徒孙见笑么？

老子李耳此身虽与天地同寿，但其性却仍如娃娃顽童，想到莫被自己的徒子徒孙见笑，他便决计不肯轻易离开禹王峰了。

老子李耳这般思忖，便伸手一拍青牛的项背，呵呵一笑道：“潜龙地脉已现其踪，老子我若不能一指判断乾坤奥秘，岂非被我那徒弟鬼谷子、九天玄女，以及徒孙儿张良等娃娃见笑么？呵呵，这于你青牛的脸上也大不好看呵！去，去吧！且周遭寻龙追脉去也！”

青牛似已通灵，一听老子之言，即仰天啸叫一声，以此表示自己的面子要紧，誓要于禹王峰山上寻到潜龙地脉不可了！随即撒开四蹄，于禹王峰上，风驰电掣的飞掠起来。常人绕禹王峰走一遭起码需大半日，但在青牛脚下，却仅需一霎，眨眼之间，青牛便已载着老子李耳，转到禹王峰的东面来了。

老子李耳忽地轻喝一声：“停！”青牛也就立刻顿足不前。

原来老子放眼望去，但见禹王峰东面地脉，犹如潜龙踊跃而来，一起一伏，如雄马奔驰，屈伸有致。如海龙奔起，节节如珠，又如贵人出巡，浩浩荡荡，前拱后卫，抵禹王峰山腰，突一沉而降。

老子一见，即伸手疾拍青牛，着它掠上山腰处。只见于山腰处突冲起一幅大帐似的山屏，山屏下面即有一个山洞，洞口被巨石所封，不知洞内到底潜藏什么玄机奥秘。

老子向四周一看，只见山洞前面突呈开阔地，再前面便是浩瀚的太湖。山洞四周的地土是五色，赤、橙、黄、紫、蓝五色闪烁，瑰异至极。

老子立于山洞前面，向四下一望，只见四方献瑞，八方呈祥，气象万千。更有仙桥、木鱼、仙旗、仙鼓、仙印等形山峰罗列朝拱，仙风飘飘，吉气郁郁。

老子一见，不由喃喃叹道：“此洞即潜龙结穴之地，来龙如叠云，四山拥丛，宛如祥云捧日，前有九重朝案，次第重叠，犹如上天仙梯，恰恰可渡仙道之人。若有人能慧眼识此洞穴，那便连吾徒风水祖师鬼谷子亦比下去了！……到底是否有人具此绝世神通？”

老子李耳忖念间，意动心动，他的“无为神功”即被激发。再一转而施

展他的独门秘功——一气化三清。但见老子身形顿幻，竟化作三缕“无影无形、无为无畏”的“三清气”，于洞口的石壁中穿越而入。

洞外的青牛尚无此神通，便只能站在洞外，呆呆守候。

老子李耳“一气化三清”进入洞内，又“三清化一气”回复原形，老子李耳的真身便在洞内了。这等如仙如幻的神功，当世中只怕惟老子李耳一人而已。

老子李耳向洞中定睛一看，他的功力已超逾仙境，洞中虽然昏暗，便在他眼中却如同太阳盛照之下，无一物可以遁形。老子李耳这般定睛一瞧，不由惊讶地轻咦一声。

原来在山洞的正中，耸着一座土堆，土堆前面竖了一块石板，石板上有字数行，道：“天机浩渺谁可知？四百年后先辈至，徒孙拜祈老祖师，垂顾十世徒孙儿。汉吕后三年张子房留字。”

老子李耳一见，猛地醒悟，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暗道：“九天玄女的凡身钟静儿，曾收了一位徒弟黄石公，黄石公这徒孙又收了一位徒弟叫张子房，按辈分排列，这张子房果然是老子我的徒曾孙儿！嘿嘿，四百年素未谋面，四百年后竟忽然添了一位拜祈的徒孙儿了！

老子心念一顿，又暗道：“这徒孙求我这位老祖师垂顾的是‘十世孙’，那此人岂非张子房自己的八世孙么？按此推断，了不得！吾道中又出了一位绝世奇才了！

老子这般思忖，默运玄功，运起“透视眼”向土堆里面搜视，只见土堆里面有一堆黑色的头发、指甲、牙齿等物，外包一幅红绿朱书，朱书上书张子房的生辰八字。距这堆东西不远，另有一管碧玉笛，碧玉笛旁有一块镜，以及一个圆盘状的东西。在这三件物的正面，有一包以白布包裹的本子，本子上书“九天秘笈精义”六个白字。

老子李耳瞧清土堆内的物事，不由惊讶地呵呵而笑，喃喃地道：“呵呵！了不得！不料黄石公这徒孙儿，竟把他师傅九天玄女的看家本事！亦一古脑儿传授给他的徒弟张子房了！……那九天秘笈原是无字天书，仅有宏福之人，方可目睹文字，但这曾徒孙儿张子房，竟可悟而独创，以有形文字写下一部《九天秘笈精义》，打算传给他的八世孙儿！

老子李耳转念又暗道：“吾早闻黄石公已得道仙去，固然是九天玄女的

传授之功，但亦赖其黄石龙脉荫庇，因此这‘黄帝子孙’方可一举成仙。不料他的徒弟，亦得此仙马龙穴，以自己的发齿做替身，葬入龙穴，成一衣冠寿冢，导龙气入己体，竟可抵百年道家根基，一朝仙化，跃登仙境！更荫庇后世子孙，按此推断，今时今日恰恰是四百年后，张子房的八世孙必定已蒙此仙马龙穴荫庇，降临人世矣！张子房这曾徒孙儿，既有托于我这老祖师，看来老子我倒不能负了他造福后世的一番美意！”

老子这般决断，当下呵呵一笑，随即伸手向张子房的“衣冠冢”连射数指，几道“三清无为真气”即疾射而出，把“衣冠冢”封闭住了。一经老子以此大法封闭，“衣冠冢”的山土便坚如钢铁，若非有金刚神通之力，便决计打不开了。

老子李耳以此大法，封闭张子房的“衣冠冢”，也不知他正弄甚玄机奥秘？老子李耳施展大法，令“衣冠冢”土坚如钢，当下也不再迟疑，身形一晃，再以“一气化三清”的妙法，身如三道真气，丝丝钻出封住洞口的石壁。只见洞外的青牛，依然在洞外尽忠职守，呆呆守候。

老子李耳向青牛欣然一笑，跃上青牛背，向四下一瞧，伸手一拍青牛头背，青牛即撒开四蹄，向西北面凌空而去。

禹王峰西北面八百里外的沛国丰县地域（即今江苏丰县地区），一个寂寂无闻的村庄，忽然来了一位白发灰袍的老乞丐。

老乞丐的灰袍千补百钉，白发苍苍下的脸皮皱得如老象之皮，活脱的一位饿了七七四十九日的老乞儿。

老乞丐身世堪怜，但却很快乐，只见他一路拍手唱歌，一路步入庄来，其状似疯似癫，可笑之极。

老乞丐又唱又叫，手舞足蹈地直向村庄走来。他的怪模样，顿时引来村人的注目。首先便有小娃儿跑了出来，跟在老乞丐后面叫道：“老乞丐，天不要，地不载，哎呀一声摔破脑壳盖！……嘻嘻呵呵，快来看！”

老乞丐后面被一群娃儿追着，大叫大笑，他本人亦痴疯癫癫，犹如火上加油，顿时惹得这个幽静的村庄热闹起来。村人纷纷出来，有的陪着大笑，有的却大皱眉头。终于这村中父老模样的人，走近老乞丐身前，以手掩着鼻子，讨厌地斥喝道：“过路！过路！莫来搞事，不然连脚也打断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却连白眉毛也不挑一挑，依然痴疯癫癫地喝道：“天机浩

渺谁可知？四百年后先辈至，徒孙拜祈老祖师，垂顾八世徒孙儿……咦？谁是八世徒孙儿？……”

那父老模样的人，见老乞丐浑不理睬，便喝令村中青壮年，用大棍竹杖打来。

大棍竹杖嘭嘭的打中老乞丐的身上，虽不欲闹出命案，不致兜头盖脑的打，但这般结实的打到身上，只怕任何人也非得躺下了。不过老乞丐被打，却越打越疯癫，只听他被打得呵呵笑道：“舒服！舒服！老子许久没尝到这等被打的滋味了！”

眼看被打的老乞丐，越挨打乐得越厉害，打他的人反而惊得发了呆，暗道这老乞丐莫非是金刚不坏之仙体么？但横看竖看，这老乞丐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哪有半点仙人的气概？

村中的父老眼看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只怕老乞丐硬挺之下搞出人命，便喝住动手的青壮年，向老乞丐作揖好歹的求道：“你老人家别处去吧，莫来这庄中惹事，拜托，拜托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白眉下的眼目精光一闪，犹如流星划过天际，预兆天机行将昭示人世，然后又随即敛去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千里寻人来，岂料逢恶乡！山中有潜龙，欲觅弓长张。不料视如疯，人人非福相！……好好，老子去也，到别处去来！”

老乞丐疯疯癫癫的自呼“老子”，别人必定以为他是疯癫自大狂了。老乞丐却浑然不觉，自管自走了。

他向西面走来，只见前面是一道黑漆大门，门口两边蹲着两只巨大威猛的石狮子，张牙舞爪的，一副扑噬之势。胆小的乞丐，只怕见了这等阵势，便吓得转身而逃，岂敢走近？

不料老乞丐却浑然不惧，他伸手向黑漆大门一指，黑漆木门的门把便发出一声脆响。

这一下打门声，立刻便把里面惊动了，黑漆大门咿呀一声荡开，里面走出两名家丁模样的人来。

老乞丐一见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我者发，逆我者穷！”

那两名家丁一听，瞅一眼老乞丐，眼皮不禁一翻，大笑道：“可笑呵呵

笑！这等老乞丐，竟敢在张家庄门前说近我者发！……呵呵，倒不如说是近你者穷，近你者死吧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半点不生气，反而更乐得呵呵笑道：“那请问小哥儿，这是哪个张的庄园呢？”

家丁甲一瞪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方圆百里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这是弓长张的张家庄嘛！看你这老乞丐，想必是外地来的吧？想乞食么？冷饭菜汁也早倒去喂本地狗啦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即微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弓长张的张，那请进去向主人问一声，是否认得老子？”

家丁已不由大笑道：“瞎了你狗眼啦！我家主人怎会认得你这什么‘老子’？不如说是‘乞丐之子’罢！”

老乞丐嘻嘻一笑道：“不愧是狗家人，狗眼看人低！老子是谁，又岂是你所能看透？”

家丁听出老乞丐骂他是狗，不由大怒，随即打了声口哨，立刻便有一条大狼狗应声扑了出来，足有半人高，泰山压顶似的向老乞丐扑来！

老乞丐一见，浑似不觉，脸上依然笑嘻嘻。待狼狗扑到身前二尺，却忽然伸出一根指头，虚空划了几下，随即向狼狗一指，大狼狗突然俯伏在地，向老乞丐作摇尾乞饶状。

那两名家丁一见，大感惊奇，两人互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奔上前来，向老乞丐打拱作揖道：“仙丐！你是老仙丐！原来你老人家有此妙法，万望施救一二！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老子乃乞儿，老乞儿如何救你？”

家丁甲涎脸笑道：“我等有眼无珠，不知老仙丐有此妙法，刚才多有得罪之处，望勿见怪。想我等做下人的，虽仗主人势，有时放狗出来咬人，但去到别处，亦被人放狗扑咬，若老仙丐教我等这般的治狗妙法，当真感恩不浅也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目注两家丁一眼，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两人当真想学这治狗妙法？”

两家丁没口地道：“当真！当真！果然！果然！万望老仙丐成全！”

老乞丐向两家丁招招手：“你两人既想学此大法，虽说是雕虫小技，但

授予你等亦可终生受用不尽，岂可如此轻松便得？”

家丁乙忙道：“那如何才能求得？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如何么？那叩几个响头，以示诚意，只怕是最便宜的了！”

两家丁一听，为学此治狗妙法，哪敢犹豫？此时只怕要他两人大喊亲爹老娘也愿之极了，何况是那几个响头？

当下两家丁果然跪下，“咚咚”的连叩十个响头，每人五个，不多不少。两人拜毕，骨碌爬了起来，涎脸笑道：“响头已叩了，这便可以领授治狗妙法了吧？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很好很好，你两人虽然前倨后恭，但如此诚心学艺，说不得也传授妙法一二吧！”

老乞丐一顿，微笑道：“诺！你两人瞧清了！这般的先举起右手指头，划三个半圈，然后向狗身上指去，狗再凶，也必定夹尾而逃！”

两家丁依样画葫芦，演练了一番，又向老乞丐涎脸笑道：“妙法已学，未知如何方可一试其威力呢？”

老乞丐笑指地上的大狼狗道：“这不是现成的试验品么？”

家丁乙犹疑道：“这是自家的熟狗，必定不会作恶，怎能显出你老人家仙法之妙处？”

老乞丐大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自家熟狗善良，试不出此法的妙处，惟有凶狗才立见奇功！你瞧着办好了！”

家丁甲一听，心痒难熬，急欲一试，也不待家丁乙有所动作，即蓦地飞起一脚，狠狠地向大狼狗的屁股踢去！

大狼狗负痛，向两家丁狂吼起来，但没有反击，似乎尚不明白，为甚自家的主人会向自己出此辣手？

两家丁连忙向前跑了几步，又停了下来，照老乞丐的样子，各竖起一根指头，依样葫芦虚空划了几圈。

大狼狗见两家丁的模样，畜生想必也有其灵性，它先是挨了一脚，再见二人如此动作，意料二人必是又来算计它了，不由狂性大发，狂吼一声，跃起便向二人扑来。它张牙舞爪的，当真凶恶起来了！

二家丁一见，不由大喜，心道凶狗必可试验妙法了。于是喜不自禁。

齐伸手指向扑来的大狼狗一指，料定大狼狗必像刚才那样俯伏在地，摇尾乞怜。

不料二家丁不指犹可，一指之下，大狼狗断定二人必又来算计它，更为暴怒，凌空扑高一丈，向二人伸出的指头张口狠狠咬了下来！下口当真绝无熟狗的半点留情了。

家丁甲的指头缩回不及，“咯瞪”一声，被咬断了半截。家丁乙缩快一步，指头没被咬断，左肩部给咬去一大块肉，登时血淋淋的，杀猪般的痛嚎起来。

二家丁没命地奔逃，大狼狗凶性未敛，在后面狂吼而追，二家丁更吓得魂飞魄散，一面跑一面失声大叫道：“老仙丐！这妙法不灵！这妙法不灵！莫非我等学得不像了？”一面大叫，脚下却绝不敢停下，眨眼间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老乞丐一见，乐得拍手大笑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！你二人学艺不精，治狗妙法不行，反成了奔逃的丧家狗了！”

老乞丐话音未落，树林深处，忽地跳出一位年约七岁的小男娃儿。这男娃儿虽年仅七岁，但身高竟有五尺二寸，浓眉毛大下巴，高鼻方口，头顶发红眼睛碧绿，眼睛更有三角怪形隐现，相貌奇异魁伟至极。

怪样男娃儿向老乞丐一瞧，便咯咯笑道：“老伯，你老人家为甚使计骗人家被狗咬啊？”

老乞丐一见这怪男娃儿，心中便不由一动，他目注男娃儿，故意道：“你这娃儿，虽身高五尺二寸，但年岁断不过七载，小小年纪，怎知我老人家使计骗人家被狗咬了？”

男娃儿笑道：“我认得刚才逃走的两人，他们是张大爷家丁，那大狼狗也是张大爷家的狗，若非老伯你使计，他张家的狗怎会追咬张家的家丁，这不一目了然么？”

老乞丐一听，呵呵笑道：“娃儿，你说我使计，便算你猜中了吧。但你可知我为甚要使此小计呢？”

男娃儿想了想，便朗声道：“那必定是他二人得罪老伯你了！”

老乞丐道：“他二人如何得罪我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他张家狗仗人势，人仗财威，常常放狗咬人，因此所做的，

必定与放狗咬人有关了。但老伯千不惹万不惹，为甚偏惹到张家的头上？”

老乞丐忽然捶胸顿足地大哭道：“可怜呵可怜！想我老人家千里北来，到此地钱银已花光，又没人施舍可怜，已整整饿了四十九日了！眼看便活活饿死，难以返乡了！”

男娃儿一见，老大不忍，便走上前来，在怀中摸出两个青苹果，向老乞丐手上一塞，悄声道：“老伯！你快把苹果吃了，然后尽快离开此地逃跑！”

老乞丐接过苹果，也不急着吃，但也不再哭了，向男娃儿道：“为甚要快吃？吃了为甚要快逃？”

男娃儿向四下一瞧，见没人出现，这才低声道：“老伯！你知道什么？此地已三年大旱，又碰上饿民起事造反，要杀皇帝的脑袋，官兵下来剿贼，却也跟贼差不多，到处烧杀抢掠，这里的人，除那张大爷家外，都饿了大半截啦！……这苹果是我偷偷去张家的果园摘的。你知道么？就因为偷摘苹果，张家已放狗咬伤许多人！被张家的人知道，你老人家便没命了！……快吃快逃吧！”

老乞丐听了，却不惊慌，反而目注男娃儿，呵呵一笑道：“呵呵！你为甚去偷人家的苹果？不问自取是为犯戒，你这不就做了小贼了么？”

男娃儿一听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老伯你知道什么？我娘亲有病在床，已七日七夜没吃东西了！眼看她快要死了，她说想吃一个苹果，你说，我不去偷行么？因此呵，无奈小贼也只好做一做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目中精光一闪，又很快敛去，对男娃儿道：“你这苹果是偷来的，你是小贼，我若吃了，岂非成了老贼么？”

男娃儿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为了娘亲，做一次小贼有甚相干？老伯你为了活命，好返乡，便做做老贼，也并不太过啊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好呵，那我老人家便做一次老贼吧！”他说着，把两个青苹果往口中一扔，立刻便不见了，想必是吞进肚子去了。

男娃儿一见，不由叹了口气。

老乞丐奇道：“娃儿，我依你之言，做了老贼，你该高兴啊，叹气怎的？”

男娃儿又叹道：“老伯你做了老贼，我这小贼便做不成了！娘亲这最后的两个苹果，也再吃不到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便把苹果还给你。让你做

小贼如何？”

男娃儿摇头道：“不好！”

老乞丐道：“为甚不好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一来你不吃苹果，便难以活着返乡，二来你已把苹果吃进肚子，如何还苹果给我？算了，你既已做了老贼，那便快逃命吧！”男娃儿说罢，转身就离去了。

老乞丐目注男娃高达五尺二寸的背影，忽然轻轻地低叫一声道：“姓张的娃儿，你给老贼我站住！”

男娃儿一听，果然蓦地站住，又立刻扭转身来，惊疑地盯着老乞丐，就如瞧着老怪物，道：“老……老贼！你怎知小贼我姓张？”

老乞丐向男娃儿扮了个鬼脸，嘻嘻笑道：“老贼我如何不知？娃儿你左耳成弧形，右耳长于左耳，弧者‘弓’也，长者‘长’也，弓长合并，岂非一个‘张’字么？”

男娃儿一听，满脸惊疑道：“老……老贼！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老贼还知道你父母仍健在，祖先曾出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呢！”

男娃儿喃喃道：“老……贼怎会知道？”

老乞丐道：“娃儿不必奇怪，老贼看一眼，便知你的底细了！不过你年纪尚小，说出来你也不会明白，因此便不说啦！”

男娃儿叹了口气道：“老……贼虽然说中了，可惜快说错了！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怎么又说中又说错了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爹娘果然尚在，这便说中了，但娘亲快死了，你很快说错一半了！”

老乞丐眨了眨眼，忽然道：“放心吧，娃儿，你只要把你刚才偷摘的苹果给你娘吃三个，你娘亲便不会很快不在了！”

男娃儿迷惑的直眨眼道：“苹果已给老……贼你吃了，哪来苹果？况且刚才我偷摘的苹果只有两个，何来三个给娘亲吃呢？”

老乞丐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果然是孝义两难全！你既舍不得那苹果，我老贼便还三个给你吧！”

老乞丐话音未落，身形一晃，忽然便不见了他的踪迹，男娃儿但感一股

强劲的气流在他身前掠了过去。

男娃儿惊疑之际，眼前一花，忽然便见到一团淡淡的白影，似有若无，又极似老乞丐的身形。他尚未及惊叫出声，那淡淡的白影忽地在他身边掠过，男娃儿手中一沉，原来手上已多了一个青苹果了！

男娃儿呆呆的惊疑之际，那淡淡的白影刚掠过去，眼前又呼地旋过一股蓝气，男娃儿手心又一沉，低头一看，手上又多了一个青苹果了。

男娃儿此时不由尖声叫道：“咦？……这两个青苹果，竟与我偷摘的一模一样，已被老伯吃了，怎的又回到我的手上？”

他话音刚落，一股黄气又呼地掠了过来，黄气未近身前，耳际已听到老乞丐的呵呵笑声道：“娃儿！你既舍不得苹果，我这便还给你好了！不但如此，更额外多还你一个鲜桃！呵呵，这才叫投桃报果啊！”

老乞丐的话音未落，那黄气已呼地在男娃儿身边掠过，他的左手心一沉，仔细一看，果然已捏着一个鲜红欲滴的桃子！

男娃儿这时更惊疑得目瞪口呆了，他喃喃地道：“老伯！原来你竟会使这等化人妙法，这到底是甚功夫啊？神仙？大侠？鬼怪？”

男娃儿眼前一花，那老乞丐忽然又站在他面前，只见他嘻哈一笑道：“娃儿！这叫偷桃子的老贼功夫！”

男娃儿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！”

老乞丐道：“你为甚不信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偷桃子的老贼哪有这等功夫？若懂得这等功夫，也就不必去做老贼啦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娃儿果然甚有慧眼，年纪小小，便知这是非老贼的功夫了！果然不是老贼的功夫，或者便叫老子的‘一气化三清神功’吧！”

男娃儿一听，盯着老乞丐，瞧了又瞧，到底摇头道：“你说你是懂得‘一气化三清’的‘老子’？不对！不对啊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笑道：“为甚不对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我阿爹日夜供奉着三位神像，一位阿爹说是我家的八世祖先张良，一位是八世祖的师傅黄石公，另一位么……”男娃儿又仔细瞧了瞧老乞丐，忽然一顿。

老乞丐此时有点着急了，他亦盯着男娃儿道：“那第三位神像是谁？娃儿倒会卖关子！快说啊！”

男娃儿这才道：“第三位神像，阿爹说这是最了不得的一位人物，因为他便是我八世祖张良的太师祖老子李耳！……嘿，那太师祖老子可厉害啦！老伯你虽然也有点本事，但怎及得上那老子？因此我断定你必然并非神像那位老子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轻吐口气，似乎已证实了一切。他盯着男娃儿的目光，忽然也变得很古怪，犹如见到与自己小时一模一样的影子。他扬了扬眉毛，笑道：“那太师祖如何厉害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阿爹说，那太师祖神通广大，有起死回生大本事！但老伯你却要去做乞丐，这便大大不同啦！”

老乞丐忽然咧嘴一笑，道：“这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老乞丐亦稍懂一二，可惜没有死的，因此不能试给你看。”

男娃儿一听，惊喜道：“未知快死的人是否可以见效？”

老乞丐大笑道：“已死的亦可回生，何况快死而未亡的病者么！”

男娃儿大喜道：“那好啊！刚巧我娘亲病得快死了，这便请老伯快去试试起死回生的大本事啊！”

老乞丐呵呵一笑道：“你这娃儿，倒会打蛇随棍上！但你虽然聪明，慧根亦已深重，可惜并未启发，明明已得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，却还去求什么起死回生的大本事！”

男娃儿一听，霍然而悟道：“老伯是说我手上的桃子和苹果么？这便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？”

老乞丐大笑道：“是与不是，一试便知！反正有吃是福，并无大害！”

男娃儿一听，乐得大笑道：“好啊！我这便回去给娘亲吃了，好等娘亲起死回生啊！”

男娃儿说罢，转身就跑，但跑了几步，又蓦地转身，匆匆忙忙地对老乞丐道：“老伯！你不要离开，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回来！”

老乞丐笑道：“我为甚不走？为甚要等你？你为甚要回来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我这回去给娘亲吃你的灵丹妙药，若真能令娘亲起死回生，我定要好好报答你，赶去偷两个苹果给你嚼！但若无效或者娘亲因此加快而

死，我当然要回来找你算账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不由呵呵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你只管快去快回，老乞丐公必定在此等你回来，好大嚼你偷来的苹果！”

男娃儿一听，这才乐得咯咯大笑地跑走了。已经老远，尚能听到他的笑声。

老乞丐目注男娃儿的背影，忽然精光一现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娃儿小小年纪，便有情有义有理有智，果然是张良这徒孙儿的八世子孙！……呵呵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原来所得毫不费功夫！”

男娃儿飞快地跑回家中。那是一间破旧的砖屋，门前却有两棵粗壮的老槐树。

家中的大厅静悄悄的，里面的卧室传出一阵哭声。男娃儿一听，心中一凉，心道娘亲必定去世了，因为哭的人是他的爹爹。

男娃儿连忙跑进娘亲的卧室，只见果然是爹爹守在娘亲的床前，哭得伤心极了，连儿子跑进来也不知道。

男娃儿也不管许多，一下跑到娘亲的床前，捧着手上的青苹果和鲜桃，一迭连声的大叫道：“娘亲！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来了！”

他的娘亲没有反应，他的爹爹又伤心又生气地道：“你阿娘已快死了，你还跟她开这大玩笑！”

男娃儿急道：“不，不，并非开玩笑！这真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啊！……因为，因为这是一位自称‘老子’的老伯说的！”他的爹爹一听，神色一凛，忙道：“你！……你说什么？你碰到那‘老子’了？他的形状如何？你快说清楚！”

男娃儿于是把他偷苹果，却被老乞丐吃了，后来他又把苹果送还，更多了一个鲜桃的经过，向爹爹说知。未了急道：“那自称‘老子’的人，尚在林边等我回去验证呢！”

他的爹爹一听，又惊又疑，连哭也忘记了，他眨了眨眼，这才道：“你知道‘老子’是谁？他可是一位仙道中的奇人啊！他如何会是饿了七七四十九日的老乞丐？如何会吃你的青苹果？”

男娃儿道：“但他明明是以妙法把苹果还给我，更多了一颗鲜桃子呢！”

他的爹爹无奈地叹了口气道：“死马当活马医 反正你娘亲也快死了 临

死吃了你亲手摘回来的苹果，总算是她的福气！

他爹爹说罢，扶起他的娘亲，男娃儿拼命地把娘亲叫醒了，又把苹果和鲜桃送到她的嘴边。他娘亲原来连口也不会张开了，但闻到苹果和桃子的味道，却忽然把嘴一张，一口便咬去一半鲜桃子！

不一会儿，他娘亲竟把两个青苹果、一个鲜桃，全吃进肚子中去了。刚吃完苹果和鲜桃，她又倒在床上，昏睡不醒。

男娃儿和爹爹，父子两人相对无言，也不知这苹果和鲜桃是否是灵丹妙药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男娃儿的娘亲忽然大叫一声：“热！……热死我了！……”随即浑身冒汗，片刻功夫，便昏过去了。

男娃儿的爹爹又惊又急，不由大哭道：“怎的了？莫非那苹果桃子有毒？你！……你害死娘亲了！”

男娃儿吓得目瞪口呆，忽然狠狠地一攥拳头，怒道：“那老……贼骗我！我找他算账！还娘亲的命来！”

男娃儿含怒转身欲出，就在此时，外面却传入一阵低喝声道：“老子一气化三清，气聚桃果岂无灵？热驱百毒寒阴去，稍报徒孙赠果情！……呵呵，姓张的娃儿，还不出来酬谢老子我么？”

男娃儿一听，立刻对爹爹道：“外面唱歌的，便是那老……贼！我……我找他算账去！”

男娃儿说罢，抬脚欲走，不料就在此时，他的娘亲已霍地爬起身来，对男娃儿道：“儿啊！你那苹果和鲜桃真是灵丹妙药呢！娘亲吃了，初是热气攻心，出了一身大汗，便感五脏六腑舒服极了！……儿啊，娘亲的病已痊愈了呢！”

男娃儿和他的爹爹一听，不由一阵目瞪口呆，稍一会儿，俩父子一齐奔了出去，不约而同的失声叫道：“老天！……这……这当真是老师祖老子降临了！”

父子俩人，奔出屋外，槐树之下，果然站着那位穿白破袍的老乞丐。老乞丐正对着他父子两人，意味深长地一笑。

男娃儿和爹爹，连忙把老乞丐迎入屋内。老乞丐也不推辞，大咧咧地在厅中首座坐下了。男娃儿的爹爹拉着男娃儿，向老乞丐纳头便跪拜道：“老